

风中燃烧的红枫

——海上老书法家林仲兴专访

羽 茜



林仲兴,生于1938年,浙江镇海人。师从马公愚、来楚生、王个簃等。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,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。上海市书法家协会(原)理事。上海市书法家协会老年书法专业委员会主任。书法作品多次被选入全国书法篆刻展览并获奖,曾举办个人书法展览21次。出版有《林仲兴书法集》《林仲兴书法作品集》《林仲兴传记》《书苑拾英》《篆笈唐诗三百首》《篆隶书》《历代楹联三百副》《古稀作品集》《林仲兴书画集》《篆隶草堂集》等。

“林老师在老年大学授课三十多年,学生逾万,他每学期结束都要赠送自己的书作给学生,一人一件,以作留念,迄今已送出万人次万余件作品。”

“林老师快80岁了,每次去上课从星中路乘地铁,总是拎着一个沉甸甸的包,装着碑帖、笔墨等,连上课挂作品用的吸铁石也放在包里,带进带出。”

“有一次,一位文化单位的领导来看望他,见了这几十平米车厢式的老房子,非常惊讶。他以为大书法家必定环境很好,却没想到是这样简朴。”

“老师笑着说,我的房子小,却藏着近年来创作的千幅作品,我的书桌不大,却丝毫不影响我创作巨幅作品。说着说着,听得人都觉得有种豪迈的感觉了。”

“画禅似识西来意,书法如参空外音”,劳动节那天我来到有着千余年历史的上海七宝教寺,这里正举行“景泰春和”——林仲兴、苏金成书画展。在方丈室里,林仲兴的几个学生叶芬等动情地说起他们眼中的林先生。老先生满头华发,神采奕奕,今天他穿了一件白色外套,里面搭配红色衬衣,越发显得年轻、精神,在我眼中就像风中燃烧的红枫。

血染的艺术

羽:我了解到您早年家境贫寒,六岁当童工,十一岁才开始念书,白天在糕饼店干活,晚上才有时间上夜校。四年级时因写的毛笔字受到老师的表扬,从此点燃了您的自强不息之火。

林:是的,我每天早晨四点起床练习书法,写上几个小时,没有笔就用竹签蘸水在地上写,没有纸就拿报纸代替。有段时间我买来硬纸板,一张裁切成四,写好后晒干,再写。后来用到废品边角料去淘宣纸边角料,买个五十斤、一百斤,这个纸我很珍惜,总是写过再写,写过再写,纸都写黑了,我把它叫做“练功纸”。

羽:您年轻时为了书法艺术,不惜卖血来换取学习书法的资费,购买字帖、笔墨等,真令人感慨,但您的生活也因有了这份理想而变得充实又快乐。

林:我从事书法事业,既没有背景又没有经济实力,家庭负担很重,但是艰苦的条件激励我,努力刻苦地专注于书法的研究。我曾献血11次,把11次献血换来的钞票投入到自己的艺术上去。

羽:听说那时献100CC 9元,200cc 18元。您的学生告诉您您用鲜血换来的宝贵字帖却无偿捐给了寺院,作佛教文化之用,也有部份送给了弟子们,向您致敬!林老!

林:书法艺术是需要传承的,我希望他们像当年我传承前辈老师的精神那样,坚定信念,求真务实,传承书法艺术。

师心不师迹

羽:您早年学习书法得到一些海上名家马公愚、来楚生、王个簃、朱复戡、胡问遂等的指导,说说您的师承。

林:我的生活很拮据,凭什么和老前辈接触呢?就凭我一颗虔诚的心。马公愚、来楚生、王个簃等老

前辈我一个一个去拜访,我总是手握着厚厚的一叠纸向老师们请教,请他们指点书艺,这些老前辈很纯粹,没有世俗的观点,就看你对艺术之诚心。马公愚先生赠我一套马毫笔,王个簃先生为我题了斋名“穷通草堂”。七十年代初,我有一幅隶书作品首次在《人民中国》杂志海外版发表,来楚生先生很高兴,他抱病为我刻了19方印章。我也没有能力给他们什么东西,只有加倍刻苦研习来回报老师们的殷切关怀和鼓励。

来先生曾对我讲,一个人要像样样地学习艺术,不要三心二意,能博则博,不能博则在专,在精,这是先生的肺腑之言。来先生还说:“人家喜欢我的隶书,实际上我的隶书是有缺点的,啥缺点?就是太漂亮。”隶书不能太漂亮,来先生知道这道理而没有去进一步追求,与他的身体状况有关。

那么,后辈们应该如何继承前辈的书艺?我的观点就是要扬长避短。所以我学习书法是转益多师,师心不师迹,学习的是老师们的文化精神,对艺术追求的执著之心,走的是我自己的道路。

以学习为第一生命

羽:走自己的道路,通古融今出自机杼,说说您书艺的探索 and 追求。

林:书法需要长期实践,首先还是要练好扎实的基本功,渐渐地在体悟、涵泳中领会书法艺术的真谛。就说隶书吧,起源于秦朝,在东汉时期达到顶峰,秦汉的那些风云人物都具有英雄气概。我深入研究遍临两汉魏晋传世碑帖,一本帖要写上十几年,从用笔用墨、结构造型、章法布局中吸收艺术的营养,我写隶书喜欢写得大而厚重、不雕琢,追求古朴之美。以前有人讲我写不来草书,我是在篆隶基础上写的行草,我自己也经常敲警钟,要以最大的功力打进去,还要放得开。书法妙在有法无法中,有法方能无法,要从通变中求无法。

羽:五月八日,《林仲兴书法艺术展》将在上海图书馆展厅举办,即将展出的170件作品,包括楷、行、草、隶、篆各种书体,能谈谈您此次办展的想法吗?

林:我今年79岁,学艺近70年,书法是我一辈子的爱好和追求,是书法让我的人生充实而有光彩。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关心书法,喜欢书法,传承书法艺术。我开了21次个人书法作品展,此次办展我以最近三周的创作示人,也许有人认为170幅作品,仅仅三周创作完成太超速了吧?其实,每个人创作的习惯不同,李白骑马吟诗,贾岛两句三年得,应该这么说,我是在70年积累的基础上再加三周,要创作了,就像泉水一样地喷出来,是平时的厚积薄发产生的作品。这次也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办展览会,毕竟年纪大了,创作精力有限。

“我观林仲兴的草书作品有耳目一新之感。从书风而论,各幅作品大小不一,没有成规,但都是率性之作,一气呵成,灵动的线条流畅,又不失凝重,闪烁着古朴的金石韵味,丝毫不见雕琢之气,让人钦佩‘篆隶通草’法则蕴含的哲理。” ——陈璧君

羽:您学习书法的刻苦精神在上海滩是有名的,《海派文化报》的名誉主编施建伟先生说,他乙未岁末在医院里看到您每日清晨五时许伏案疾书,这在特需病房已被传为佳话。

林:唉,时间是人生最短缺的资源,不教一日闲过啊,字帖、墨汁我到哪里都随身带。一个人对艺术的诚心,时时处处以学习为第一生命。有些人说写书法是雅兴,这话不对,学习书法要打个几十年的基础,就像钻子钻土持续深入下去,要花大力气的。

羽:您是老书家了还日日临池不辍,锲而不舍,真令人敬佩!您为啥要开二十一次个人书法作品展?

林:不管三七二十一嘛,我这样做求教于方家,提高书艺。每次我开好一个展,就忘记掉一切,再重新开始。你知道吗,由于家庭困难,我没有进过正规学校,如今我所有的收获都是靠点滴积累起来的。上海文史研究馆的馆员每人有八千字的传略,我的标题是“艺海拾贝”,对我来说,在浩瀚无垠的艺术海洋里拾点贝壳就行了。

这次办展搞创作,我深深体会到,基础的深度决定质量的高度,有了几十年打下的篆隶基础,后面的路才走得通。这本作品集吸收融合了我以往书展的长处,有楷书、行草书,有榜书、规整的隶书等,也有超脱的字。

羽:您说的“超脱”指什么?

林:比如说我写的篆书,追求用行草的笔意来写,使篆书中渗入新鲜的血液,达到写意的效果。书法中的线条体现出书家的技巧实践、文化内涵、心灵体验等,我写的字是从内心里出来的。

“大哉乾坤内,吾道长悠悠”,林仲兴永远是一个跋涉者,咬定青山,坚强如铁,从容如磐,不断以新的作品回报社会。

我把学员当教授

林:书法没有文化是不行的,文化的陶冶对于书法创作非常重要。当然以文学家的水平来要求不现实,搞文学的以文学为主,搞书法的就以书法为主。通过书法来学习诗词、古文,学习历史文化知识是一条途径,我认为文化还表现在对社会生活对人的真正关怀方面。

羽:您在书法教育领域已有四十多个春秋,在教学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,能具体谈谈吗?教学三十年来,您的作品已送出万人次、万余件,为什么要坚

持这样做呢?

林:我的教学方法如下:其一,讲诗词讲历史讲人生哲理。我精心选择历代诗文佳句,有古诗词、哲理诗、禅诗、格言警句等,用楷、行、隶、篆、草体写下来,每次上课黑板上挂得满满的,相当于开了一场小型的书法展览会,向学员们介绍作家作品,分析书作的结构、布局、章法等,学员们在欣赏之余,也受到了文学素养的熏陶和历史知识的滋养。

其二,准备两本字帖临写示范,一本楷书字帖,一本行书字帖,以楷书为主行书为辅。楷书指广义的,包括大篆、小篆、隶书,边示范边讲解。其三,深入浅出地点评学员作品。我每次上课备课都很充分,有统一的目标,课的形式相同内容不同。有个学生对我说:“林老师,我跟着您学习了32年,您的教材就没有重复过!”我听了很高兴,我把学员当教授,不是把他们当小学生,教学相长嘛!我自己也在不断地学习和提高。

每学期结束我都要赠送自己的书作给学生,一人一件,横幅、对联都有,有些学习多年的学员已经收藏了我几十件作品了。我这样做鼓励这些老同志坚持学习书法,提高他们学习的兴趣。退休工人一般都没有条件花钱去买书法作品,我可以帮助他们营造家庭文化的氛围,可以传达思想,对他们的子女后代传承书法艺术也有好处。

正道至上,捷径无门。林仲兴在长期的教学生涯中,遵循教育教学的一般规律和书法学科的特殊性,培养了很多书法人才。他任教的上海老干部学校的学员谈起学书心得“林老师不但教书法,而且教给大家学做人,做真人。”

在他教授过的各个年龄段学生中,通过书协评比考核而成为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会员的超过百余人,成为中国书法协会会员不下数十人。2015年林仲兴获得“上海市十大名师”殊荣。

回报社会

羽:您不仅捐赠给学生作品,更主动捐赠给中国文字博物馆60幅书法作品,这是在什么情况下捐的?

林:当时中国文字博物馆向中国书协会员约稿,以八千元征收我的一幅字。我看到中国文字博物馆很重视书法艺术,不仅收藏、展示书法作品,还举办多种形式书法专题活动,对研究书法与文字的渊源、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。我的生活现在还可以,但艺术是无价的,我就主动写信表示愿意捐赠给他们60幅作品,我们从事书法艺术创作就是要继承传统、回报社会。

羽:听说您去年把来楚生先生为您刻的19方印章捐了出去,捐给了浙江慈溪五磊寺,价值几百万哪。

林:当初来先生给我刻19方章,是无偿的,没收过我一分钱,去年纪念来楚生先生诞辰110周年,我捐出这19方印以表达对老师的感激之情。尊师、感恩,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,滴水之恩,当涌泉相报。怎么报呢?学习前辈的人品艺品和不计名利为艺术献身的精神,以艺术第一的心态,接过前人接力棒,再传下去。

羽:郭舒权老师说您抄写了心经百余通,与寺庙结缘,又以《泰山金刚》笔意写了五千多字的《金刚经》,并影印成册,广为流播。

林:我写了108卷篆隶,340卷草书《心经》,我是把《心经》当书法作品来写的,写完装裱好了,一家一家送过去。人家是磕头拜菩萨,我是宣传佛教文化。今年有两个老板请我写两通《心经》,六尺对开的,问我价钱,我说这是佛教文化,你能出几钿就几钿,结果他们很阔气,两通《心经》给了12万。我拿到这一笔佛教文化的稿费,先把《心经》装裱好装盒子,拿去庙里开光。得知五磊寺订了七百套茶具,我赞助给他们两百套茶具。多余的钱我想过了,家里还有自己的一千幅书法作品,把它们装裱好,写好遗嘱这些怎么卖,卖了的钱作为基金,我可能想得较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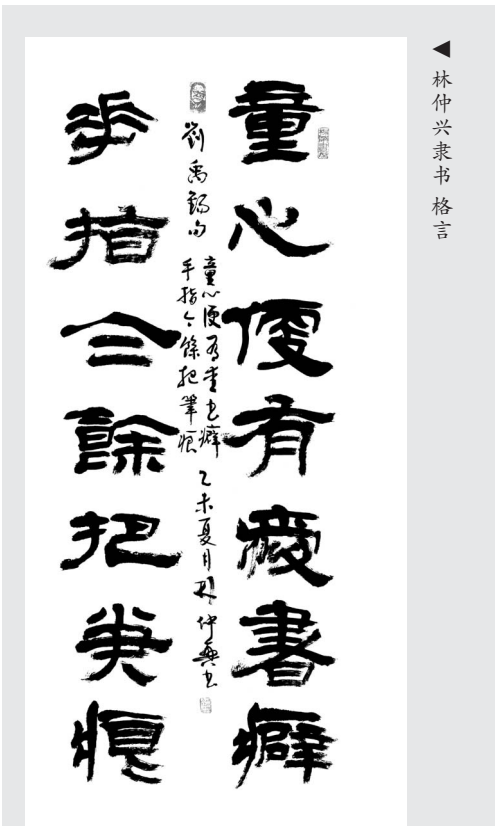
我这人不善于说话,特别在公共场合我不讲的,我觉得没啥说的,今天你来了,我讲讲自己心里的感受。

羽:祝福林老身体健康,艺术之树常青!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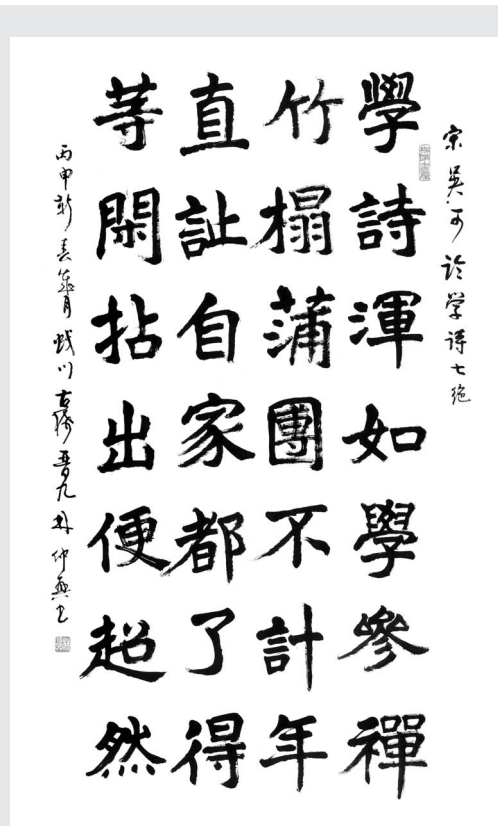
阳光下,《林仲兴书法集》的大红色封面释放着如火的激情,林老自己题的几个大字没有任何头衔,却是如此绚丽多彩。

“啼鸣擷新”,“探骊骊珠”,21次书法展,是他艺海拾贝的经验总结,是他70年孜孜矻矻探索追求书艺的人生足迹,镌刻着这位耄耋老人革故鼎新、与时偕行的创造精神和生命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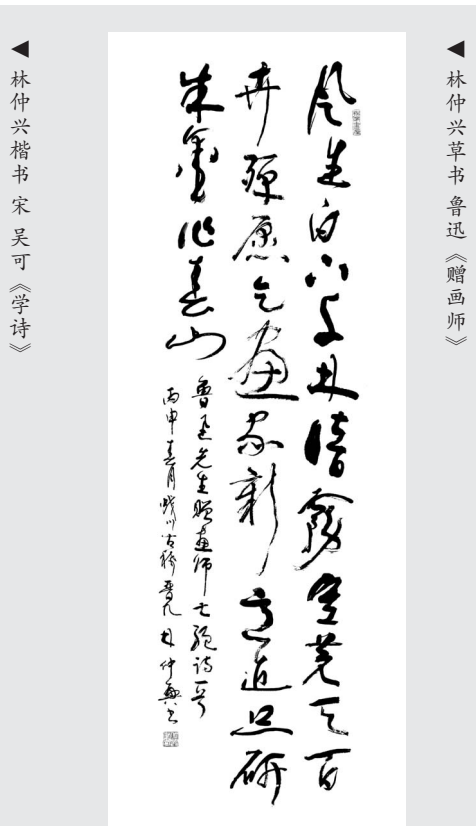
林仲兴对书法艺术继承、弘扬和创新至老不渝的精神追求,就像秋天的红枫,历经岁月的风霜磨砺,飞跃枝头那鲜红的高度,在猎猎的风中展示着生命的热烈与忘我的超然。



▲林仲兴隶书格言



▲宋吴可《学诗》



▲林仲兴草书鲁迅《赠画师》

曹素功与海派书画的第一次亲密合作

说起制墨家与书画家的合作,大约始于宋代。唐代很少有知名墨工,关于这个原因,宋代的晁补之提到过:古人用墨多自制造,故匠氏不显。唐之匠氏,惟闻祖敏,只有一人而已。所以,宋代以前墨工这个行业还未发展,文人都是自制墨,也就无从合作了。

宋代后,墨工社会地位的提高,对于促进制墨业的繁荣有一定作用。在制墨史上,宋代是人才辈出辉煌时期。据何遵《春渚记闻》里的记墨篇所载,就有柴瓘、苏灏、常和、张孜、王迪、陈瞻、陈相、宋颢、沈桂、蒲大韶、潘谷等十余人。到了元代陶宗仪《辍耕录》所记载,那就更多了。

大量的人力投入制墨行业,使得原来必须由书家自做的工作,转到工匠身上,而文人雅士自己大可从容的以试墨或蓄墨为乐了。例如东坡便“蓄墨数百挺,日辄出品试之”,这样犹嫌不足,还要向山谷“夺取”。又有当时寇钧家藏李廷珪以下至潘谷十三家墨,东坡也曾一一取试,且品第高下。

北宋士大夫不仅珍视古墨,而且对当时好的墨家,充满了尊敬,如潘谷号称“墨仙”。苏东坡也咏诗道:“珍材取乐浪,妙手惟潘翁。……墨成不敢用,进入蓬莱宫”。从对制墨工匠指名道姓的品题,说明制墨名家的身份地位急速提高,与名士的交往也愈加频繁。所以才有了名家绘制的墨面图案。自南唐李廷珪制墨法代相传,宋代,歙州已成为制墨中心。戴宗宣和三年(1121),改歙州为徽州,辖六县,徽州出现了家传户习的制墨盛况,那时开始,徽墨作为墨中精品就誉满天下。

同时,也有了关于书画家参与墨面绘制的记载:据《新安志》载:“新安墨以黄山为名,数十年来造者乃在婺源黄冈山。戴彦衡、吴滋为最。彦衡自绍兴八年以荐作‘复古殿’等墨。其初降‘双角龙’样。

墨苑传奇四百年 (五)

墨言

是米待制元晖所画……”也就是说,南宋戴彦衡曾作“复古殿”等墨,墨面上的“双角龙”等图案,是名画家米友仁所绘。

宋元时期,人们用墨也藏墨,墨进一步向工艺品方向发展。据说,戴彦衡墨的图样都是米友仁绘制。其后,还有明代画家丁云鹏、吴左千等绘制过墨的图稿。

到了清代,曹素功的很多得意之作也是请名家绘稿,如“紫玉光”,墨面上是“黄山三十六峰”,按照各峰的形状、大小,形式不一,合在一起成为一整幅《黄山图》。《墨品赞》将其列为第一,赞曰:“天下无双”,“独擅众长。”他的集锦墨是《豹囊丛赏》,墨面上都绘制精妙的图式:如“笔花”绘《瀛洲图》,“岱云”绘“泰山出云”,“文露”绘古人:少伯、武侯、谢太傅、郭侯等,并装裱成书册形式。

曹素功墨业,历经康乾盛世之后,到了道光、咸丰年间,连年战乱,整个安徽制墨业也出现衰退之势。据宣统元年出版的《墨林载笔》中载:“第自兵燹以来,造墨之家多半无力,即有重创业者,选材计功多不考究,几有‘易水无良工’之叹。”……“当时制墨业的萧条景象,由此可见一斑。”

这时,曹素功墨业决定举家迁徙,由此开始了祖传制墨技艺与时尚海派文化的不期而遇,在曹氏后人的努力下,闯出了一条崭新的“海派徽墨”之路。

到了同治三年(1864)他来到上海,在南市小东门方浜路马姚弄交口开设艺粟斋尧记墨庄,欲重振祖业。《艺粟斋墨录》中提到:“独秀功后端友,检灾粟之余,仿古松之制,申江居肆,歙浦遗传,仍恢其业而驰其誉。”

刚来上海时,曹端友手里缺乏资金,一时无力恢复制墨生产。于是,他与一位姓查的人合作,由查氏出资金,曹氏出技术共同从事制墨。为了尽快筹集资金,曹端友白天还到一家“同仁和”的化工原料行做工,晚上下班后,回到墨庄打理墨业。由于他从事化工原料工作多年,积累了该业的经验,在经营墨业之外,又开设了香料原料行,自己操持,家属参加包装搬运。几年后,积累了一定的资金,他归还了查氏的投资,恢复独资经营墨业。查氏则另设墨庄,即后来的查二妙堂墨庄。

曹端友为了确保制墨原料的精良,于光绪十二年(1886),斥资向歙县潜口镇汪伯宣购买了四百多平方米的炼烟房,名为“曹仁堂墨局”。聘请当地有经验的炼烟工程吉人,采购优质桐油,灯盏点烟,炼成油烟运往上海制墨。同时又炼制含动物油的烟料,使墨锭表面更加光亮有韧性;加入生漆炼成漆烟,制成含有麝香、金箔原料的墨锭,每斤墨锭的售价高达一百零六元,比当时的一两黄金还贵三元。清代名儒洪钧赞曰:“临池试款,其气之芳馨也,沁人脾肺,其光之璀璨也,扑人眉宇……”可见制墨质量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准。遇曹在《曹氏墨林》中记述:“顷乞外归,道出沪上,遇曹君端友,素功九世孙,久客于外,中更兵燹,治世业不坠,可谓

味,墨庄将图案刻成墨模制成墨锭。

钱慧安与曹素功合作的第一款墨品就是“提梁”集锦墨。

此墨一套16锭,光绪年间所制。墨顶刻提梁形状,墨面刻有钱慧安绘稿的鹤、孔雀、鹿、鲤鱼、象、狮、虎、蛟、螭等吉兽祥禽,栩栩如生。另一面是与之对应的题词,各为“衣被万方”“万石家风”“中规中矩”“黄中通理”“万年有道”“桐圭宠贵”“屏开瑞霭”“壶中日月”“位并三公”“月中丹桂”“咸傅尺素”等,由宋以诚所书。墨模则由胡国宾刻制,刀法细腻,情趣盎然。

这套墨品,见证了曹素功墨业与海派书画家的首度合作,成为曹素功开创海派徽墨的序曲。时隔一百多年后的2013年,钱慧安的曾孙女钱德敏女士,为纪念曾祖180周年诞辰,又来到上海曹素功墨厂,用钱慧安的画作定制了一套《梅兰竹菊纪念套墨》,再续与曹素功的百年海派情缘。

在钱慧安之后,又有诸多海上书画名家,纷纷与曹素功合作定制墨品,其中任伯年与曹月昉、曹麟伯父子俩交往甚深,曾是曹家的座上客,且与其他顾客不同,不是一买就走,而是反复询问墨的性能特点,时间一长,与曹家成了知交。

任伯年曾为墨庄留下不少“墨宝”,他有一套“名花十二客”套墨,创制于清光绪年间。“名花十二客”出自张敏叔所赋《十二名花为十二客》之诗句,任伯年绘制十二名花图,以桂花为“仙客”、菊花为“寿客”、梅花为“清客”、兰花为“幽客”、莲花为“静客”、牡丹为“赏客”、瑞香为“佳客”、丁香为“素客”、茶糜为“雅客”、蔷薇为“野客”、茉莉为“远客”、芍药为“近客”,婀娜多姿,各具神韵。

还有与任熊合作定制的“无怀氏”墨;胡公寿的“仁者寿”墨;吴昌硕的“寒香、溪流”墨;另一位不得不说的海派书画家就是王一亭,他与曹素功更是结下了深厚的海上墨缘。

他居住在老城厢,与墨庄相近,时常来购墨,与曹氏父子渐渐相熟,他的画稿设计富有民俗趣